ISSN：3080-2660
EISSN：3080-2679

语块理论在汉语口语教学中的应用价值与边界

李晓燕

石河子大学，新疆 石河子 832000

摘　要：语块理论为国际中文口语教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单位观，有助于提高学习者口语表达的流利度。然而，语块教学效果受语言水平与教学阶段、语块知识向运用能力的转化、规则生成能力等多重条件的制约。本文在梳理语块理论与汉语语块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讨论语块理论在汉语口语教学中的价值，并分析其适用边界，主张将语块定位为口语教学的辅助性单位，可与语音、语法规则教学等环节互补，共同运用于课堂教学。

关键词：语块；口语教学；应用价值

DOI：10.64649/yh.jydk.issn3080-2660.202611041

0 引言

国际中文口语教学以培养二语学习者的口头交际能力为直接目标。学习者的口语表达是否流利、是否接近母语者的自然选择，是衡量口语教学成效的基本标准。长期以来，国际中文教学以词和语法规则为基本组织单位，教学大体沿“词汇—语法—句子”的路径展开。这一路径虽然能够帮助学习者生成合乎语法的句子，却难以保证语言输出的得体性。留学生说出的句子往往“语法正确但不自然”，即在语法上未必有错，但母语者不这样说或很少这样说。母语者具备从众多合乎语法的形式中选出自然、地道形式的能力，而二语学习者通常不具备这种能力。[1] 传统生成语法理论难以解释这类现象，这一困境促使教学界重新审视汉语口语教学的方式。

20 世纪 90 年代末，语块理论由国内外语教学界引入，随后进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研究视野。[2] 其核心主张是：自然话语在很大程度上由大量预制、半固定的多词单位构成，说话者在使用时整体存储、整体提取，而非逐词按规则临时生成。若这一主张成立，则口语教学的单位就不应仅限于词和语法规则，还应包括大于词、小于自由句的语块。口语语块在即时性、交互性与语用规约性上另有其特点，本文所论”语块”主要指向口语交际中高频复现、承担会话功能的程式化单位，而非宽泛意义上的所有多词组合。国内研究对语块在口语教学中的价值多持肯定态度，并据此提出语块教学法、构式—语块教学法等方案。但语块这一概念本身的界定、语块教学的有效性与适用范围，仍存在明显分歧。 本文旨在梳理语块理论在汉语口语教学中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其适用边界，以期丰富这一理论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

1 语块理论的基本内涵与汉语语块

1.1 语块理论的渊源与核心主张

语块研究源于心理学对记忆组块的讨论，即人们通过对信息进行组块、把较小的单位合并为较大的单位，可以扩大记忆容量、提高信息处理效率。这一思想进入语言研究领域后，Pawley 和 Syder 认为母语者表达的流利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记忆中大量存储的、词汇化的句子片段。[3]Wray 将语块界定为“一个连续的或不连续的、由词或其他有意义的成分构成的序列，它以整体的形式存储于记忆中，使用时被整体提取，而不是经由语法规则在线生成。并据此认为语块是语言的核心成分而非边缘现象，是心理词库中的单位。[4] 语块的心理现实性在汉语二语习得研究中也得到验证。陈肯、辛平以三个不同阶段的汉语二语者为对象，通过阅读反应时长与语义判断实验，发现各阶段学习者均以整体方式加工语块。[5]

1.2 汉语语块的界定

汉语学界对语块的界定大致沿用 Wray 的整体性标准，但对概念外延的讨论并不一致。钱旭菁从语法单位的层级出发，把汉语语块分为词级语块、句级语块和语篇语块，其中词级语块再分为有限组合与凝固组合，句级语块包括谚语、格言、会话套语等，语篇语块包括儿歌、歌词、经文等。[1] 周健从教学需要出发，把汉语语块分为词语组合搭配语块、习用短语、句子中连接成分等类固定结构。[6] 此外，薛小芳、施春宏主张按语块内部形式与意义关系的整合程度区分原型（核心）语块与边缘语块，把熟语视为典型语块，把复合关联词、插入语等视为非典型语块。[7] 就口语教学而言，最相关的是那些高频复现、承担会话组织与语用功能的语块，包括问候致谢等功能表达套语、“换句话说”“说实在的”等话语标记，以及“……是……，可……” 一类的框架性句式。

ISSN：3080-2660
EISSN：3080-2679

2 语块理论在汉语口语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2.1 提高口语表达的流利程度

口语交际受语言在线加工的时间约束，说话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词汇提取与句法组织。如果说每句话都要逐词生成、逐规则组装，大脑的认知负荷就会过高，交际的流利程度难以保证。语块以整体形式存储与提取，从记忆组块的角度看，把若干词合并为一个较大的单位，等于在有限的短时记忆内载入更多信息，从而有利于口语的持续输出。钱旭菁指出，存储于大脑中、大于词的语块能够减轻记忆编码负担，在实际交际中，从记忆中整体提取语块比逐词提取构成成分更快，因而能提高口语表达的流利程度。[1] 二语学习者以口语交际为目标，同时又受语言在线组织压力的困扰，语块所提供的“现成单位”正好可以弥补其语言储备有限、语言组织加工能力不足的问题。

2.2 改善口语表达的准确性与得体性

汉语口语中存在大量语块，它们高频共现、语义约定俗成、不能由规则推导，例如“A 是 A，B 是 B”一类的框架结构、“说来话长”“过奖过奖”等凝固结构。同时，也有大量程式化的会话用语用于问候、道谢、致歉、请求、拒绝、话题转换、话语衔接等功能表达，它们本质上都是语块。口语中习得这些语块，是提高交际得体性的直接途径，而这些内容恰恰是逐词逐规则教学难以覆盖的部分。规则教学也只能保证句法合格，无法保证选择地道与得体。例如“比较”功能的表达，母语者习惯说“他比我高”，而不是“他高于我”。口语教学应培养二语学习者围绕高频话题选用合适的语块进行交际的能力，如自我介绍、问路、购物、饮食、时间、天气等话题都伴随程式化的表达方式与交际规则，语块的习得使用有利于学习者语言输出的自然与得体。周健也认为，强化语块教学有助于克服学习者的中介语偏误、搭配偏误和语用失误，使表达接近母语者的自然选择。[6]

2.3 降低口语产出难度，缓解交际焦虑

对初级、中级学习者而言，逐词造句不仅速度慢，还容易因词汇量不足、语法规则掌握不牢等原因中断，从而产生交际焦虑。语块提供了可即时套用的结构和框架，能在学习者语言储备有限的情况下降低交际的认知负担，降低语言输出的难度，使学习者不必等待语法规则的完整掌握，即可凭借相对凝固和程式化的表达参与交际。

2.4 为句式教学提供新方法

语块理论还推动了句式教学的改进。苏丹洁、陆俭明倡导“构式—语块”教学法，主张把汉语句式拆解为若干语块，引导学生理解构式义，让学生记忆语块，其在存现句上的教学实验取得了较好效果。[8] 周健则基于语块对培养汉语语感的作用，主张以强化语块教学，要求学生从移动语块、改变语序入手识别语块，再练习用语块造句，记忆和背诵交际价值高的语块。[6] 这些方案都把语块作为连接词汇与句法、连接语言知识与言语运用的中间单位，比起抽象的规则讲解，学习者更容易掌握和应用。

2.5 促进语感的养成与口语语料的组织

周健把强化语块教学视为培养汉语语感的重要途径，认为以词汇教学为重点、注重固定搭配与组合语块的识记和运用，能够促成语感的形成。[6] 语块教学把语言输入的单位从孤立的词语扩展为带有语境的组合，学习者在反复接触高频语块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对词语搭配的语感。同时，语块便于把真实口语语料按功能组织起来，同一交际功能往往对应一组可供选择的语块，学习者掌握这些语块，便能在功能与形式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缩短“学”与“用”之间的距离。比如学习“感谢”的功能表达，教师在同一个话题下呈现一组可替换、可选择的语块，学习者据此学会在“谢谢”“多谢”“麻烦您了”等选项中做出适合语境的选择。语块的价值不仅在于一个个具体单位，更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以功能为导向组织口语教学内容的方式。

3 语块理论在汉语口语教学中的应用边界

3.1 语言水平与教学阶段的边界

语块对口语流利性的促进作用并非在各阶段同等有效。对初级、中级学习者，语块提供了可整体提取的语言片段，价值较为明显；但对高级学习者，情况要复杂一些。孔令跃指出，高级阶段学习者虽已掌握不少语块，但其语块的数量与多样性仍明显低于母语者，并且倾向于集中使用一小部分高频语块。[2] 若教学总强调对有限语块的记忆与套用，可能会限制学习者的表达，反而影响高级阶段学习者养成进行丰富、得体表达的能力。高级阶段对学习者口语能力的要求包括对既有模式的选择与调整，语块教学须有丰富多样的口语语块类型，而不是仅限于初级阶段的常用结构。语块教学应当按学习者汉语水平分层进行，初级阶段可突出会话套语与高频框架的输入，中级阶段逐步引入搭配与话语标记的辨析，高级阶段则须把重点转向语块的语境适用性，使学习者从“会用”到“用得好”。

ISSN：3080-2660
EISSN：3080-2679

3.2 语块知识不等于语块运用能力

识记语块并不能保证学习者在交际过程中能正确提取与灵活使用语块。学习者在汉语语块使用上会存在习得偏误。有研究显示学习者在“$V_{单}$＋X”类语块习得时存在动词遗漏、动词误代、成分误代等偏误。[2] 这些偏误提示我们，汉语语块内部仍包含需要规则与语用知识支撑的内容，若要做到正确运用，仍然需要学习者掌握语块前后语言成分语法、语义限制。汉语语块教学如果仅强调“整存整取”，忽视对语块内部结构的分析，便可能退化为机械背诵，而背诵本身并不保证知识的迁移运用能力。

3.3 语块教学不能替代语法规则教学

自然话语虽然是以大量语块为基础，但口语交际的内容是开放的，任何有限的语块清单都无法穷尽学习者需要表达的全部意义。语块与语法规则在语言使用中的作用是互补关系，而不是彼此排斥的替代关系。语块是语言使用的重要组织方式，不足以支撑全部口语能力，所以在口语教学中，不能用语块教学代替语法规则教学。汉语语音、句法组合规则等基本内容仍需加以训练，语块教学应当与语法规则教学形成互补。

4 结语

综上，语块理论对国际中文口语教学是有利的，但其应用也是有条件的。本文倾向于将语块作为口语教学的基础性、辅助性结构单位，而不是唯一或首要的教学内容。在口语教学初、中级阶段，它应该与语音训练、语法规则教学、交际任务教学协同运用，在高级阶段则应该以培养学习者的语用与创造性表达为主，从而将语块理论落地为分阶段、可操作的教学实践，发挥其价值。但如果忽视边界而过分强调语块教学，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口语教学中的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1] 钱旭菁 . 汉语语块研究初探 [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139-146.

[2] 孔令跃 . 对外汉语教学语块研究述评 [J]. 华文教学与研究 ,2018,(1):49-57+69.DOI:10.16131/j.cnki.cn44-1669/g4.2018.01.004.

[3]Pawley, A. & Syder, F. H. Two puzzles for linguistic theory: Nativelike selection and nativelike fluency. In Richards, J. C. & Schmidt, R. W. (eds.),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London: Longman, 1983: 191-226.

[4]Wray, A. Formulaic Language and the Lexic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9+261-281.

[5] 陈肯 , 辛平 . 汉语语块加工优势效应探究——来自不同阶段二语者的纵向证据 [J]. 对外汉语研究 ,2024,(2):29-41.

[6] 周健 . 语块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价值与作用 [J].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99-104+154-155.

[7] 薛小芳 , 施春宏 . 语块的性质及汉语语块系统的层级关系 [J]. 当代修辞学 , 2013(3)：32-46

[8] 苏丹洁 . 试析”构式—语块”教学法——以存现句教学实验为例 [J]. 汉语学习 , 2010(2)：83-90

作者简介：李晓燕（1981.11—），女，汉族，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中文教育。